



TOWN
PATIENT

小城病人

常大利/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013041981

I247.56
298

TOWN
PATIENT

小城病人

常大利/著



北航

C1651026

I247.56

298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城病人 / 常大利著. --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212-05957-6

I. ①小… II. ①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0512 号

小城病人

作 者 | 常大利

出 版 人 | 胡正义

选题策划 | 马 旗

责任编辑 | 杨迎会 冯 晨

责任校对 | 冯 晨

责任印制 | 范玉洁

营销推广 | 赵 旭

装帧设计 | 颜森设计 王艾迪

出 版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邮编: 230071

发 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010-64267397

印 刷 |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 010-6125614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87×1092 1/16

印 张 | 19

字 数 | 245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212-05957-6

定 价 |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航

C1651026

目录

序幕 / 001

一、小巷血案 / 007

二、跟踪者 / 014

三、水泥管横尸 / 024

四、城南怪事 / 034

五、可疑的恶作剧 / 046

六、一座茶庄 / 056

七、尖刀 / 074

八、诺言 / 081

九、殴斗事件 / 091

十、婚礼前夕 / 103

十一、冯大伟之死 / 111

十二、再相遇 / 123

十三、关系 / 131

十四、回忆 / 142

十五、蹊跷 / 162

十六、苦闷的雨季 / 173
十七、独自行动 / 183
十八、午夜惊魂 / 196
十九、险象再生 / 201
二十、灭口 / 214

二十一、落网 / 234
二十二、内鬼现身 / 241
二十三、别墅残迹 / 252
二十四、深入虎穴 / 262
二十五、山中枪战 / 272
二十六、最后一搏 / 283

尾声 / 297

序幕

六月下旬的傍晚，被烈日烤晒了一天的秋原小城，显得滚热。这是小城天缘山公园北门附近的一条较僻静的马路，马路边上虽然有些行人，但通行的车辆很少。

就在这时，人们听到一个女子声嘶力竭地叫喊：“来人啊，抢钱了，抓住他们！”

人们循音观望，只见马路上一名穿黄色衣裙的年轻长发女子一边叫喊，一边拼命地追赶着骑在摩托车上的两名男子。两名男子骑着一辆蓝色摩托车发疯似的狂奔在马路上，驾驶摩托车的男子看起来是个瘦高个，坐在后边的男子则是个矮胖子，矮胖子手中拿着一个乳白色的背包。望着两名歹徒远去的背影，行人替这名女子哀叹，甚至叫骂着，但他们又有什么办法？

“我的包！他俩抢了我的包！里面有五千块钱呢！”这名女子仍哭叫着。

女子的喊叫声引起了人行道上一名穿白衬衫的年轻男子的注意，两名歹徒胆大妄为的行径让他无比气愤。于是，这名男子在路边截了一辆红色摩托车，亮出证件。那名骑红色摩托车的车主看了一下这名男子的证件，虽说不情愿但还是将摩托车借给了他。穿白衬衣的男子对摩托车

车主和走到他身边泪痕满面的那位穿黄色衣裙的女子说：“你们就在这棵树下等我，我抓到他们就回来。”说完，穿白衬衣的人抓住摩托车把，像燕子一样轻快敏捷地飞身坐在摩托车车座上，然后加大油门，摩托车像离弦的箭，射向远方。

穿白衬衫的男子大约三十来岁，高个子，长得既英俊又魁梧，他的车技也可以说是一流的。他追上了前面的一辆卡车，又超过了几辆轿车，像燕子一样从并行的车辆空隙中穿梭，仅几分钟，他就在川流不息的车流中，看到了前面骑蓝色摩托车的两名歹徒。之后不过几秒钟，他就追上了这辆蓝色摩托车。

“站住，我是警察！”穿白衬衫的男子对已与他平行行进在马路上的两名歹徒喝道。

那两名歹徒盯着身边这位穿白衬衫的男子看了几秒钟，不但没有停下，反而加大油门，将摩托车开得更快了，穿白衬衫的男子在后边穷追不舍。两辆摩托车在马路上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拉力赛。他们超过一辆辆大小车辆，几次从并排的车中间穿过。前面是十字路口，红灯。然而，那辆蓝色摩托车却闯了过去。横向的车辆已开始通过，怎么办？此时，穿白衬衫的男子只好从一辆已开过的车辆前敏捷地绕过，横向行驶的汽车与男子的车尾擦过，稍慢一点儿，两车就可能相撞，白衬衫男子也闯红灯了，而那位汽车司机则吓出一身冷汗，车过去后才想到骂两句：“妈的，不要命了！”那辆蓝色摩托车从宽敞的大马路拐向一条岔路，瞬间，又拐入一条小巷，妄图甩掉这名不要命的追捕者。但这位穿白衬衫的男子始终紧紧地咬住他们不放。小巷很窄，路上的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见从巷口冲进两辆疯狂的摩托车，都惊慌地躲到路边惊叫着。有两个卖水果的小摊被撞翻，水果滚了一地，卖水果的人叫骂着。坐在蓝色摩托车后边的那名歹徒手中一直紧紧攥着他抢来的乳白色背包。

穿白衬衫的男子终于又追上了骑蓝色摩托车的两名歹徒，他的车与

歹徒的车平行。只见穿白色衬衫的男子双手握住摩托车车把，身体飞起来，有如凌空飞燕一般，身子向左一斜，一脚踹向驾驶蓝色摩托车的瘦高个歹徒的腰部，这一脚带来的一种如飓风一样的冲力，使瘦高个立即从车座上滚到摩托车下。无人驾驶的摩托车滑向路边，坐在后边的矮胖子也随之摔出很远，但他手中仍然紧紧攥着那个乳白色背包。

穿白色衬衫的男子将红色摩托车停在路边，拔下车钥匙，然后走到两个倒在地上的歹徒面前大声喝道：“快起来，跟我走！混账东西，光天化日之下就抢他人财物。”

那两名歹徒站起来，他们互相对视一下，随即便快速从腰中拔出两把寒光闪闪的尖刀，并叫着：“跟你走，跟你走我们还有好吗？让你多管闲事！”边吼叫着，边疯狂地持刀向穿白色衬衫的男子刺来。穿白色衬衫的男子似乎早有准备，敏捷地躲过他们挥来的尖刀，向后退了几退，找了个空当，飞身一脚，踢在瘦高个的手腕上，那人尖叫一声，刀子“嗖”的一声飞到了别处。没等瘦高个喘息，穿白衬衫的男子向发连珠炮似的一阵追风脚，接连踢在瘦高个的肚子上，瘦高个倒在地上。矮胖子见此，仍然挥刀向穿白衬衫的男子刺来，穿白衬衫的男子又向后躲了躲。矮胖子似乎会点儿功夫，挥刀的同时，又打了几个旋风腿，而穿白衬衫的男子一鹤冲天，找了一个空当，双手抓住矮胖子握刀的手，将他的手腕用力地向自己腿部曲关节一击，矮胖子的尖刀“当啷”一声掉在地上，穿白衬衫的男子乘势抓住这名歹徒的手臂，将他背了起来，一转身将他摔在地上。

“老五，快上。这个人没有枪！”被摔在地上的矮胖子向瘦高个喊道。先前肚子上挨了追风脚的瘦高个此时已经爬起来了，本想去营救他的同伙，但见这个便衣警察太厉害，有些胆怯。他一手抓起矮胖子扔在路边的背包，另一手去扶身边的摩托车，快速坐上摩托车车座，想溜之大吉。就在这时，有一男一女两名身着便装的青年人走过来，只见其中

那名男子一步跃起，也是飞身一脚，将坐在车座上的瘦高个又从摩托车上踹了下来。瘦高个滚到一边后，又快速地爬起，他见又来了一男一女管闲事的，便挥拳向那名男子打去，但他不是这名男子的对手，几下都被这名男子狠狠地打在脸上，瘦高个见打不过，便想跑，没料到那名女子却堵住了他的去路，仅几脚便又将他踢倒。这一男一女将他按在路上，抽出他的裤腰带将他捆上。

“陈老师！”这一对男女押着被他们捆住的歹徒，来到穿白衬衫的男子面前，那矮胖子也被穿白衬衫的男子制伏，此时正蹲在路边。

“江涛、白雪，是你们！”这位陈老师见了他们又惊又喜。

“我们刚好从前面路过，见这边打了起来，不知怎么回事便过来看看，没想到原来是老师在抓歹徒，正好被我们赶上了。”那位叫江涛的男子兴奋地说。

“赶上得好！你们不是在警校学习吗？”陈老师问。

“我们毕业了，前天接到分配令，是分配到咱们这儿的公安局。今天是星期日，明天我们就到公安局报到。”那位长得美丽大方、梳着比五号头长一点儿的发型的叫白雪的女子说。

“这太好了。走，让这矮胖子推着他们的摩托车，咱们给他们送到附近的枫桥派出所，让他们处理吧。”

很快，他们三人将两名歹徒和他们的摩托车交到附近的枫桥派出所。经简单讯问，得知这两名歹徒在小城已抢劫妇女十几起，抢劫现金三万多元，还抢劫到一些金银首饰。今天晚上，他们见一位穿黄色衣裙的女子在大华路储蓄所取出五千元现金放在背包中，矮胖子便尾随这名妇女抢夺下她的背包，随后跳上在路边等候的瘦高个所开的摩托车逃走，没曾想今天却栽了。

这位穿白衬衫的男子，名叫陈汉雄，是秋原小城刑警大队的重案队长。他当过三年兵，是侦察员，要说擒拿格斗和骑摩托车，那可是他

的专长。回城被分配在公安局后，他曾在古城派出所当了几年民警，四年前调到刑警大队，由于虚心好学，刻苦钻研刑侦业务，又机智勇敢、文武双全，四年来破了很多大案要案，于去年被任命为重案队队长。

“陈老师，我们真希望被分配到刑警大队，和你在一起工作。”走出枫桥派出所，江涛说。

“是呀，去年春天我们在你手下实习，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本领，真叫我们永生难忘。我的理想就是到刑警大队当个侦查员。”白雪闪动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说。

“如果你们真想来，我是举双手欢迎。不过，我记得白雪是学痕迹学的，像我们这样整天风里来雨里去，和持枪荷弹或持刀的凶残罪犯打交道，不是苦了你们了吗？”陈汉雄望着白雪说。

“不，我就想当侦察员，这也是我父亲生前的愿望。因为我父亲就是一位老侦察员，他在一次追捕逃犯的行动中，与逃犯搏斗牺牲了。我要完成我父亲的遗愿。”

“你是烈士的后代，如果是这样，我和刘天林大队长建议一下，最好能将你俩要到我的队里。”陈汉雄说。

“那就多谢陈老师了。”白雪笑着说。

“要真能当刑警，我就继续拜陈老师为师，愿意永远当徒弟。”江涛说。

“咳，这就不对了。我收徒弟可以，但徒弟不能永远不出徒吧？人家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而我的徒弟出不了徒，那这是什么师傅呀？”陈汉雄笑着说。

江涛和白雪都笑了。

片刻，白雪像想到了什么，便向陈汉雄问道：“陈老师，我们走了一年多了，你和我们的秦大姐处得怎样了？”

陈汉雄一拍脑门，大叫一声：“不好，你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你

秦大姐让我晚上六点半到天缘山公园北门约会。现在是几点了？”

江涛看了一下手腕上的手表说：“已经七点了。”

“咳！我和她快一个月没见面了，好不容易今天有时间，又让她白等了。”陈汉雄不无惋惜地说。随即他边发动派出所门前他征用的摩托车边说：“我得去还人家摩托车，那位大哥一定等着急了，还有那位被抢背包的事主也在等我的消息呢。”

陈汉雄骑上摩托车又来到他借摩托车的那条大路，在路边的树荫下见到了那位借他摩托车的男子和那位被抢去背包的女子，他将摩托车还给了人家，并一再表示感谢。

那位男子得知陈汉雄抓到了那两个歹徒，朝他竖起了大拇指。

“同志，我被抢的背包呢？”那位被抢背包的女子等得也非常着急，便急切地问道。她的年岁并不大，也就二十多岁的样子，梳着披肩发，长得很秀气。她的眼角还挂着泪滴，但目光中却透着一丝坚忍。

“你叫林秋月吧？”陈汉雄问。

“是的。你怎么知道？”那名女子瞪大眼睛，吃惊地问。

“因为你的包里有身份证。你快去枫桥派出所，他们正在找你，到那里说明情况就可以领回你的背包了。”

“那太谢谢你了。”女子泪光盈盈，听到陈汉雄这么说，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辞别这名女子，陈汉雄这才去天缘山公园北门与心上人会面。但是，当他来到公园门口时，那里哪还有半点儿秦姑娘的影子？陈汉雄感到很伤感，因为他已多次失约了，那个秦姑娘还会信任他吗？他想明天找机会主动与秦姑娘见面，向她解释。他一边想着，一边信步走向小城刑警大队。然而，就在这天深夜，小城黄河安顺小巷却发生了一起凶杀案，由此才引出后来一番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小巷血案

“这是一起抢劫杀人案。”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郝青山到达现场后，凭着多年现场经验便认定这起案件就是这样的性质。

最先到达现场的是黄河路派出所所长邓金彪和两名民警。郝青山率领重案队队长陈汉雄和队员柳云青、张英及法医技术人员是随后到达的。

此时正是午夜，喧闹、闷热了一天的秋原小城，直到这时才安静、凉爽下来。不过，有些淡淡的夜雾笼罩着。

“有人认识死者吗？”郝青山问邓金彪。

“还没有。不过既然这名死者走进了这个小巷，那么我想他家有可能就在这个小巷里新盖的住宅楼中。”邓金彪说。

警车的到来惊动了两侧住宅楼的居民，他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有的出来观看，但他们都表示不认识死者。

“是谁报的案？”郝青山问。

“有人用路边的公用电话报的警，我们还没找到报案人。”

这是一条比较僻静的大街，一到夜间路上的车辆和行人极少。况且现在已近午夜，路边的商业店铺基本都已打烊，街上只有昏暗的路灯，有的路段甚至没有路灯。

倒在小巷内92号楼西侧路边的死者大约四十多岁，中等身材，方脸，

头发蓬乱，并无明显特征。他上穿白格衬衣，下穿蓝裤子，棕色袜子、棕色凉皮鞋。在他的腹部、背部有多处锐器伤痕，身上及现场有大量血迹，从现场看有明显的搏斗痕迹。死者的所有衣兜都被人掏过，上衣兜什么也没有，裤子兜中有一个手帕和一串钥匙，此外别无他物。

现场在黄河路北安顺小巷内，小巷口东侧是四层的临街商业楼，紧挨着的是一家商场，这家商场在晚六点钟就已打烊了；小巷口西边也是商业楼，共四层，以前是一家歌舞厅，现已停业几个月，大门上贴着“转让”的告示，但由于近期这条街的生意不好，一直没有转让出去。邻近和马路对面的楼，上层多为住宅，一二楼则为商用，有公营的也有私营的，也大多都已打烊了。街面楼两侧的后边都是住宅楼。

法医在检验尸体，技术员在拍照。郝青山、陈汉雄、邓金彪拿着手电筒在仔细地勘查着现场。但是，现场除了血迹外没有发现其他痕迹。

“这条街虽然僻静点儿，但这么多年来还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案件。”邓金彪说。

街上有公用电话，郝青山将这起案件向小城公安局副局长兼刑警大队队长刘天林作了汇报。刘天林指示要尽快查清死者身源，抓紧时间走访调查，他过一会儿也会到现场。接过郝青山的电话后，刘天林立刻给邻近的几个派出所打了电话，要求一些派出所立刻出警到车站和部分路口对可疑人员进行排查。

“邓所长，你安排一名民警和柳云青立即对临街走访调查。报案人还不知是谁，我们要是能找到他就更好了。刘局长已知道此案，现正在布置其他工作。”回到现场，郝青山立刻对此案的调查工作进行安排。

“孙飞，你和柳云青沿黄河路两侧走访调查。”邓所长则对派出所民警孙飞作了工作安排。

“我看对这里边的小巷也要进行走访，看哪家还亮着灯，还有刚才已惊醒的人家，也找他们谈谈。”陈汉雄说。

“我和民警赵生去吧。”邓所长说。

两拨儿调查人员走后，郝青山和陈汉雄他们继续留在现场。

“死者是被人用尖刀从前后刺的，前胸中了九刀，背部中了七刀，从伤口特征看用的是同一把刀，死亡时间约半小时之前。”法医向郝青山和陈汉雄报告。

“这么说作案人是一个人了？”郝青山问。

“从持刀特征上看，是一个人。”法医说。

陈汉雄也在仔细地观看死者伤口，接着说：“但也不排除两人使用同一种类刀子作案的可能。”

郝青山在沉思，他已年过四十，此时更显沉着。

他们看了现场的情况，这个人死在马路北边两楼之间的小巷口过道中，进了过道向北，是一个小巷，小巷两侧是去年新建的成趟儿的住宅楼。郝青山和陈汉雄仔细检查了现场的这些过道，没有发现任何与案件有关的痕迹或遗留物。

“郝大队，这四周没有旅社，死者装束简单，我看有可能就是住在小巷里边住宅楼中的。”陈汉雄分析着。

“有这种可能。”

仍有人在围观。

“你们有人认识死者吗？”

“好像见过这个人，有可能就在这里边住，但不知叫什么。”一名围观的男子说。

又有一辆警车到来，是大队长刘天林和刑警张英、高岩来了。在郝青山的引示下，刘天林查看了尸体和现场，郝青山将现场勘查和检验的结果简要地向刘天林作了汇报。刘天林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中等个儿，方脸膛，稍有些络腮胡须，说话声如洪钟。他在刑警队干了二十多年，是一位工作经验丰富而又富有正义感的老刑警。

“是谁报的案，为什么没留下姓名呢？”刘天林感到疑惑。

“我分析报案人有可能是路过者，不报案有些不忍心，留下名字又嫌我们找他做证引来麻烦。不过，他能发现死者，一定是经过此地，或者就居住在附近。”郝青山说。

“我看死者就是小巷内住宅楼里的人。他夜里走在这里，十有八九是要回家，也或许下出租车后走在这里，也是要回家。因为周围没有旅馆，他死在这个胡同中，按道理说该是里边新盖的住宅楼的住户，或是这附近的住户。应该把这里街道的委主任找来，他一定认识死者。”陈汉雄在分析。

正在这时，邓金彪和赵生带来一个男孩儿。邓金彪说这个男孩儿就是报案人。

男孩儿说：“我叫赵天华，今年十七岁，是城东高二学生。午夜前我和同学从城内一个游戏厅回来，是坐出租车回来的。我家就在这座停业的歌厅后边的楼里。因为这条路很暗，我就让出租车司机把车开进里边的楼区路，可是车一拐进来，我们就发现小巷口东边楼的西墙下躺着一个人。司机停下车说估计这人是喝酒喝多了。我和同学都下了车，借着车灯光一看，吓坏了，只见这个人浑身是血，很是恐怖，但不知是死是活，叫了两声，这人也不答话，我们怕是这个人已经死了，没敢上前。我们想应该报告派出所，于是我和司机就在路边的电话亭给黄河路派出所打了电话。报了警之后，司机又将我送回家，是绕到后边的路走的，后边的路与这个小巷是相通的。在我家门口，司机留下了他的车号和他家里的电话号码。刚才我听到警车声，知道你们出现场了。我不知道那人是不是真的死了，也不认识那个人。见有警察来我家门口走访，我就出门向走访的警察反映情况。”

随即，陈汉雄拨通司机留下的电话号码，果然找到了那位司机，他和小男孩儿说的一样。后经调查，证明他和小男孩儿说的都属实，并排

除了他们作案的嫌疑。

柳云青他们也回来了，寻访了一些没有打烊的门店，没有人反映出有价值的情况。但了解到在警车到来半个小时前，有人曾听到小巷口有摩托车发动的声音，不知与这起案件是否有关。刘天林决定找委主任来。

邓所长找到了委主任，她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当她在灯光下看清死者的面孔后，肯定地说：“这人就居住 92 号楼后栋的 96 号楼，他叫闫长河，今年四十三岁，在城南旧市大街一处临街的房子开了一个茶庄。他是去年在这里买的开发楼，但全家都住在茶庄。只有他本人偶尔在夜间回来住，所以周围的邻居都不认识他。”

“刘局长，我们应立即找他的家人辨认尸体，然后到他的住宅去看看。”陈汉雄说。

“我看应该这样办。”刘天林说。

半个小时后，闫长河的妻子马素云在委主任和白雪的陪同下来到现场，当确认死者就是她的丈夫时，马素云悲痛欲绝，放声大哭。在委主任的劝说下，情绪才渐渐稳定。

随后，刘天林、郝青山、陈汉雄和马素云来到 96 号楼闫长河的新住宅。这是一栋七层的住宅楼，闫家住的是第五层。陈汉雄尝试着把闫长河遗留在现场的钥匙插进门锁，果然打开了房门。进入室内，发现室内除一张双人床、两把折叠椅、电水壶和一些茶具外，并无他物。因为自买楼后，闫家人一直忙着茶庄的生意，只有闫长河偶尔来住住，马素云和孩子从没在这儿住过。

据马素云说，闫长河原籍就是秋原小城人，但是在江城读的中专。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江城康佳制药厂。马素云是小城供销学校毕业的中专生，毕业后被分配到秋原市物资局下属一个公司当购销员，当时马素云才二十三岁。那年她去江城办事回来，在火车上遇到了从江城回小城探亲的坐在她对面的闫长河，两人一路上谈得很投机，马素云也对闫

长河有了一些了解，彼此产生了爱慕之情。后来，闫长河几次回小城，总是打电话约马素云，两年后，他们便结婚了。为了方便工作和生活，闫长河决定放弃江城的工作，回到秋原小城。经熟人帮忙，闫长河从江城调到秋原小城的物资回收公司工作。女儿出生后，他们一家三口一直住在城南。可是到了八十年代后期，闫长河和马素云工作的物资系统越来越不景气，最终双双下岗了。五年前，在亲属的帮助下，他们卖掉在城南的那所旧房，在城南旧市大街买了一所临街的陈旧瓦房，装了一个门脸儿，开了一个小茶庄。两口子一心扑在这个小买卖上，日子还算混得过去，五年来赚了十多万元。去年经一位亲戚介绍，在城东黄河路这里买了一个七十多平米的楼房住宅。因为这里不是繁华区，所以楼价很便宜，仅五百五十元一平米，比旧市大街那里省一半还多。他们结婚十五年，女儿已经十三岁了。因为也考虑到孩子越来越大了，不能老让孩子生活在人来人往的茶庄里，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昨天早晨，闫长河去省城看市场的情况，顺便发点儿货，晚上九点多，他在省城上了火车，上车前给马素云打过电话，说到家预计得夜里十一点多，所以下车后就不回茶庄了，让马素云和孩子踏踏实实睡觉，他直接到黄河路大街的住宅楼去住，正好多日没到那个住宅去了，也顺便去看一下。在电话中，他还告诉马素云，在省城一家商场给马素云买了一对红宝石耳环，因为马素云最喜欢这种耳环，所以这次闫长河特意到省城的商场给她买了一对。马素云听后当然是非常高兴，也盼着丈夫快点儿回来。然而，她等来的却是丈夫被害的噩耗。

随后，陈汉雄又向马素云了解了一些情况。

“你丈夫在江城工作了多少年？”

“差不多五年。”

“他在江城有仇人吗？”

“没有。在制药厂人们对他的评价一直是很好的。他是个老实人，